

古
龙

挂
剑
还
珠



江苏师范学院图书馆
挂剑

龙

还珠

上

古
龙

挂
剑
还
珠

下

(苏)新登字 007 号

挂剑还珠

作 者：古 龙

责任编辑：孙金荣

出版发行：江苏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210009）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淮阴新华印刷厂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20.5 插页 4

字数：400,000 1993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300 册

标准书号：ISBN 7-5399-0447-X/I·428

定 价：12.00 元（上、下册）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回 目

(上)

- 第一回** 柳色花香笑啼怜娇态 1
衣尘帽影隐忍踏长途
- 第二回** 困厄风尘紫驹羞唤卖 31
追寻庙舍黄虎失披拦
- 第三回** 柳外溪边初来逢艳女 58
庭前榻下两次斗顽猴
- 第四回** 绿柳黄昏图夺稀世宝 86
红驹彩剑思慕寡情人
- 第五回** 夜半追擒因情翻结怨 114
庄前决斗见火突惊心
- 第六回** 巧救顽猴双锋驱众盗 145
恩瞻奇侠一叶渡长江

第七回	小室灯光两番窥绝技 大江风雨半夜遁双驹	169
第八回	孤剑斗群鞭英雄失脚 巧言谋毒计鼠辈寻仇	197
第九回	频感中秋月夜逢难女 突翻巨案酒肆骗英豪	225
第十回	月夜刀光闺门战剑客 秋风骑影闾里觅奸徒	254
第十一回	冷月繁星双侠飞古堡 钢牙铁爪二虎斗长街	283
第十二回	收刀窥柬柔情念远人 打店夺镖黑鹰搏紫虎	314

(下)

第十三回	巧获明珠芳心思侠举 急追莽汉匹马到荒山	337
第十四回	故人相见酒店慨倾杯 恶盗成擒深宵惊遇侠	380
第十五回	灯酒未阑惊音闻密室 奸凶已获大侠隐奇踪	408

第十六回	旅店潜行史胖窥奇侠 彰城巧遇黄虎斗黑鹰	437
第十七回	雪夜争持侠女遭毒手 庵堂探慰奇士露真情	470
第十八回	剑光鬓影月夜证幽情 夜静更深金屋来女侠	503
第十九回	三骑追来点穴屈女侠 单身奋往挥剑振雄威	540
第二十回	误死红衣人身边失宝 巧逢猴儿手野外挥鞭	578
第二十一回	寒夜灯窗慨言谈侠义 玉楼金殿奇士献珍珠	611
第二十二回	一鹤枉重来良缘成梦 九华栖双侠剑气冲霄	634

第十三回 巧获明珠芳心思侠举 急追莽汉匹马到荒山

谈话直到黄昏，用了晚饭，晚间很早就睡了。到了次日，孙正礼带着他的钢刀，到城里去游玩饮酒，俞秀莲在这里并未出门，郁天杰夫妇带着两个孩子，寄居在岳家，他岳家人口也很简单，只是岳父母和一个内侄，郁太太的娘家兄嫂都在朱仙镇住着，在那里作着买卖，俞秀莲虽然是一位风尘侠女，但是她跟这家庭中的妇女也很谈得来，郁天杰对于师妹的身世，俱所深知，如今见着师妹这样能干、和婉，心中不胜惋叹。

午饭以后，不觉到了三点多钟，孙正礼回来了，就催着郁天杰带着他们到西边什么土山上，去找那姓杨的比武，郁天杰却说：“不要忙，昨天约的是四点钟，现在咱们若早去也是见不着他。”秀莲也说：“待一会再去，难道还怕他们今天爽约吗？”孙正礼却不耐烦，提着刀到院中去练，约莫快到四点钟的时候，郁天杰才说：“咱们应

当去了。”又嘱咐孙正礼到时不可莽撞，能不伤人，便不要伤人。

孙正礼嗯了一声，便在前走着，秀莲提着双刀，跟随郁天杰在后，郁天杰指点着路径，往西走了不到三里地，便到了一座大山之前，那土山高约六七丈，上面还有人家居住，郁天杰就指着说：“这就是曹操坟，在彰水一带，像这样的大土山共有七十二座，每个都须百十个人工才能堆成，却没有一个人晓得曹操的尸骨究竟埋在哪座坟里。”郁天杰像谈掌故似的这样说着，孙正礼却不愿听，他提着刀，围着土山道找遍了，却不见那姓杨的前来。

孙正礼见姓杨的没有来，就急躁着说：“那小子不敢来了吧？”郁天杰说：“咱们且在这里等他，大概还不到时候。”于是秀莲就在地下铺了一块绸帕，坐在地下等着，仰面望着天际飘浮的一团一团的白云，心里却预拟着少时怎样应付姓杨的，孙正礼却跑往土山上张望去了。

待了半天，忽见远处有一匹黑马跑来，郁天杰就向秀莲说：“姓杨的来了！”此时孙正礼也提刀由土山上跑下来，秀莲先赶过去，拦住孙正礼说：“他既是一个人来，还是由我一人与他决斗，孙大哥你不可上手！”孙正礼说：“师妹你歇着，交我去斗他！”秀莲急躁着说：“昨天言明是我与他决斗，你为何又来胡搅，难道你怕我俞秀莲斗不过他吗？”孙正礼见师妹急了，吓得他直翻大眼睛，不敢

作声，郁天杰将孙正礼拉在一旁，此时那姓杨的已催马来到临近，秀莲手提双刀迎将过去，姓杨的跳下马来，顺手由鞍内抽出单刀，向秀莲说：“且不要动手，先容我说几句话！”

于是姓杨的把马牵到旁边野地里，又过来向秀莲说：“今天我是为朋友的事赌气，你我素无深仇，彼此伤了不好，可是你是一个女子，我们也不必比拳，只须在刀下留点神就是了！”秀莲道：“我也并不是要杀害你们，只是要叫你们把镖店还给我郁三哥。”姓杨的微笑道：“只要你赢了我，我必叫张庆将你们的镖店奉还，只是，今天是我一个人来的，你们若是公道人，就不可叫别人也上手！”秀莲点头说：“那是一定！”

遂回首嘱咐孙正礼说：“孙大哥，可千万不准帮助我！”孙正礼一手叉腰，一手提刀，点了点头。

这时那姓杨的与秀莲摆好了架势，秀莲的手下丝毫不让人，飏地窜奔上前，一刀削顶，一刀截腰，姓杨的却闪身躲开，刀尖朝上向上挑，将秀莲右手的刀磕开，然后又向右进步，单刀斜劈下来，秀莲闪身，依然用右手的刀去敌对方的兵刃，左手的刀去取对方身子，一步紧一步，毫不放松，对方若换个人早就不能招架了，可是那姓杨的刀光如电，左右上下全都顾得到，竟使秀莲无隙可乘。

旁边郁天杰看着，不禁钦佩，孙正礼的眼睛也看得

发直。这时两个人三口刀战得难解难分，只听锵锵锵钢锋相磕作响，飕飕飕电光夺目，二人越逼越近，胜负生死立即就要判定。孙正礼忍耐不住，就要奔过去帮助秀莲，这时忽见由东边飞驰来一匹马，马上的人张口大喊道：“快停住！快停住！不要打了！”

姓杨的急忙退后了几步，回头去看，见那骑马来的自己的朋友，这里秀莲也收刀扬目去看，原来马上的人就是前日在邯郸城内相遇，叫了自己一声的那个人，不由心中十分的纳闷。

这时孙正礼走过来，就问说：“怎么，那小子是不敢打了？”秀莲说：“且看他商量什么，他们若是两人一齐上手，那时孙大哥你也可以来帮助我。”孙正礼点点头，连同郁天杰全都直着眼看那边的二人谈话。

只见那二人所谈的事似乎十分紧要，声音十分低微，但是神色都十分紧张，那个骑马来的人探着头握着拳，像说得很快，姓杨的却越听越变色，忧郁眼睛竟落下泪来，然后他狠狠的跺了一下脚，就把手中的刀交给那人拿着，他徒手走过来，向俞秀莲抱了抱拳，面上露出惨笑，说：“俞姑娘，我们不必较量了！我是北京人，久仰姑娘的大名，昨天今天两次交手，我已看出姑娘的武艺不凡，心中实为敬佩，现在我因身边出了要紧的事情，不能再向姑娘请教，姑娘如若必要与我计较，那我只好认输了！”

秀莲见这姓杨的态度忽变，不由十分诧异，赶紧问说：“这是为什么呢？今天来到这里比武，原是你的主意。”姓杨的点头，恭恭敬敬的说：“昨天的事，实在是我的不对，但我现在决不敢与姑娘再交手了，回去我就叫张庆将镖局交还，但是张庆现在受伤颇重，必须宽他几天的限才好！”

这时郁天杰也过来劝解，说：“既是这位杨兄已答应将镖店还我，那今天就不必再比武了。”孙正礼笑着说：“你既然怕我们，就赶紧跑回家去吧！还跟我们罗嗦什么？”那姓杨的见孙正礼这样污蔑他，也没有还言，只是很恭敬地请求秀莲说出叫张庆让出镖店的期限，秀莲就说：“限他三天，叫他搬出去！你千万嘱咐他，除了他们随身的东西，人家家的原物一概不准带走！”姓杨的连连答应，向秀莲及孙、郁二人，一一抱拳，便牵过他自己的那匹黑马，上了马，随同找他来的那个人双骑如飞，往东去了。

这里秀莲呆站着不住地发怔，她向郁天杰说：“这是怎么回事？胜负未分，姓杨的忽然又不愿意斗了！”孙正礼笑道：“大概是他自觉着要输了，借着那个人来找他，他就下台了，谁管他，反正三天之内。他们若交还镖店便罢，若不交还镖店，咱们再找他去，那时无论再说什么好话，咱们也不能依了！”秀莲摇头说：“不是，我看这姓杨的并不是打不过我，而且刚才那人也是我在邯郸见

过的，他跟姓杨的一说，姓杨的立刻就变色落泪，大概他们真是突然发生了什么要紧的事情，所以他才无心再与我比武了。”

旁边郁天杰说：“据我猜想，一定是这姓杨的案子犯了。那个人给他送信，叫他快些逃走，所以他才不敢再耽误下去。”秀莲听郁天杰这个猜度，倒还合乎情理，只是心中仍不免怀疑。

回到她家，心中仍在揣测着这件事，同时钦佩那姓杨的刀法精熟。孙正礼今天没得上手，而且秀莲向他发了一顿怒，心里未免有点不痛快。郁天杰这时却颇为高兴，他向秀莲说：“我看那姓杨的是个义气汉子，他说三天以内交还镖店，大概不会是假，姑娘和孙大哥若有急事，还是不必在此多待了！”秀莲却摇头说：“我们的事虽然也刻不容缓，但是三哥这里的事若不办完，我们就是走了也不会放心，我这个人就是这样的脾气。”孙正礼说：“姑娘的脾气跟我师叔一样！”这句话又使秀莲想起她的先父，心中一阵难过。

此时孙正礼饿了，催着郁天杰赶紧给他们预备饭，郁天杰便又去催他的妻子，孙正礼一个人坐在院中的一块石头上，想着此次跟着师妹出来办事，处处被她拦阻，不许自己任着性儿去干，实在是别扭，因此就想以后遇事要独自下手，只要秀莲不知道，自己就不去跟她商量。

想了半天，便粗声叹了口气，站起身来，这时饭做好了，孙正礼就回到屋中，与郁天杰和秀莲一起吃饭，秀莲见孙正礼两道浓眉紧皱着，就晓得他是犯了脾气了，不禁暗笑。

孙正礼喝了两盅酒，又跟郁天杰说他怎么样大战金刀冯茂，言下意气勃勃，真恨不得再遇上一个对手，大战三百合，接着他又想起冒宝昆，就拍着桌子大骂，说：“我孙正礼的武艺不是夸的，就是师父现在还活着，他老人家也得夸奖，可就因我心眼太实吃了亏，不会那些奸狡虚诈，要不然，我怎会上了冒宝昆那小子的当！”秀莲和郁天杰全都在旁微笑，并未理他。

这时外面的天色已是黄昏，忽然郁天杰那个内侄跑进屋来，向秀莲说：“俞大姑娘，外边有个姓雷的找你！”秀莲听了，不禁一怔，说道：“姓雷的？我并不认识这个人！”郁天杰的内侄说：“他说他是镖店里姓杨的派来的。”孙正礼一听就把酒盅一摔说：“我出去看看是谁！”当下他大踏步出屋去了。

俞秀莲同郁天杰不放心孙正礼，便也一同到门外，这时天际还残留着黯淡的霞光，还能看得出对面人的模样，秀莲见来找她的这人，正是那次在邯郸相遇叫了自己一声，今天又给姓杨的送信，劝姓杨的停止争斗的那个人。

孙正礼厉声问道：“你找我师妹有什么事？”那人却很

和气地说：“是姓杨的叫我来的，有几句话要对俞姑娘当面说！”秀莲就问：“有什么话，你对我说。”那人仰面看了看秀莲，说：“还是进里面谈比较好，因为……”秀莲也觉得此中的事情大有可疑，遂说：“那么你就请进里面谈吧！”那人连声答应：“是，是。”

便随着秀莲等人进门，到了屋内，那人也不坐下，就说：“那姓杨的已经走了，他已与张庆说好，后天将镖店交还，一切东西到时请郁三爷当面点收，姓杨的因为感念姑娘对他的好处，特地叫我来道谢，并有一点礼物请姑娘收下！”说时他手摸着怀里，眼睛却望着孙正礼和郁天杰，仿佛那礼物不能当着别人献出来似的。

孙正礼在旁却生气地说：“我师妹不要什么礼物，你小子也不必掏出来了！”秀莲此时却觉着十分怪异，便摆手说：“我不要别人的礼，只是，那姓杨的，他叫什么名字？我与他素不相识，他为什么说我对他有恩，今天比武未分输赢，为什么忽然他又不愿意打了？”

那人嘴里却嗫嚅地，欲言复止，他就由怀中掏出一个红缎子小包儿来，脸上似是很惊慌地样子说：“他……的名字，我也不大晓得，我们相交也不久，现在……就是他感姑娘对他家的大恩无法报答，才叫我送来这礼物，绝不是什么恶意，求姑娘收下……”

话才说到这里，秀莲劈手就将那红缎子小包夺抢在手，孙正礼上前一把将那人揪住，秀莲打开红缎包儿一

看也不甚希奇，原来是四颗樱桃大小的珍珠，秀莲不由越发惊疑了，旁边郁天杰把蜡烛点上，此时那人反倒不害怕了，连忙摆手说：“不可声张，什么事我都细说，千万请把街门关上！”

秀莲此时也神情十分紧张，赶紧叫郁天杰把街门关好，孙正礼这时也吓怔了，把那人放了手，那人低声说：“这屋里没有外人，我说出来也不要紧，那姓杨的不是别人，他就是姑娘在北京搭救的那个杨小姑娘的哥哥杨豹，他外号人称单刀杨小太岁！”此时秀莲一听那姓的杨就是杨小姑娘的哥哥，同时也是盗了宫中珍宝的单刀杨小太岁，不禁惊讶得变了色，赶紧将手中的四颗珍珠包起来。

那人又说：“我叫雷敬春，我与杨豹在五年以前便相识，那时他正在鄯师县陈百超之处学艺，后来他回到北京去，我们才不常见面，可是我知道他那个人志气很大，十多年前他父亲被人害死，他时时刻刻不忘复仇！”秀莲低声严重地问：“他这珍珠是从哪得来的？”雷敬春悄声说：“就是这珠子要紧，姑娘你听我慢慢说！这珍珠是两年之前，杨豹无意之中得来的，杨豹从他陈叔父学成武艺之后，就回到北京，住在他爷爷杨老头儿那儿，他求他爷爷指点仇人，好替他父母报仇，他爷爷虽然把仇人的姓名告诉他了，可是又嘱咐他不要再去报仇惹祸，杨豹假作答应，可是他却时时在查访仇人的下落，后来居

然被他打听出来了，他那仇人现在江西作着知府，他回到家里，就同他爷爷商量，因为他爷爷手中颇有点积蓄，想要些路费，好往江西去报仇，可是不想他爷爷不愿让他去惹祸，一个钱也不肯给他，并且骂了他一顿。他无法，只得起意偷盗，白天在城里卖花，探听出一个为富不仁的人家，他就在夜间前去偷盗，偷盗出一些银票和这样的珍珠共四十九颗，银票他不敢拿出来用，就想把珍珠卖了好作路费，他先给两个朋友看了，不料那两个朋友却吓了个半死，原来这珍珠不是别物，正是宫中大内所失的珍宝，那时京中正为此兴了大狱，柏侍卫、德啸峰、杨骏如，还有许多权贵之士，那时都正押在刑部监里！”

雷敬春说出这段话时，声音特别的小，孙正礼却直眉瞪目，现出十分惊讶的样子。郁天杰也变了色，仿佛大祸将要临到他的头上，秀莲却咬着嘴唇，心情很紧张地在听着，雷敬春又说：“这东西只要被官人一查出来，便是灭门的大祸，所以杨豹不敢再拿出手来了，同时他爷爷也似乎知道他得来这些意外之财，因为杨老头儿年轻时也是久走江湖，看得出他孙子的神色可疑，所以就怕受他的连累，将他驱逐出了家门，杨豹那时手中只有些庄票和珍珠，并没有现钱，他无法，只得到了天津，将两颗珍珠卖给了一家玉器局，他置了行李便南下寻仇。